

卷第七十七 方士二

杜生 泓 師 羅思遠 張景藏 葉法善 錢知微 胡蘆生

杜生

唐先天中，許州杜生善卜筮，言走失官祿，皆驗如神。有亡奴者，造杜問之，生曰：「汝但尋驛路歸，道逢驛使有好鞭者，叩頭乞之，彼若不與，以情告雲，杜生教乞，如是必得。」如其言，果遇驛使，以杜生語告乞鞭。其使異之曰：「鞭吾不惜，然無以撻馬，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，予與汝鞭。」遂往折之，乃見亡奴伏於樹下，擒之。問其故，奴曰：「適循道走，遙見郎，故潛於斯。」復有亡奴者見杜生，生曰：「歸取五百錢，於官道候之，見進鷄子使過，求買其一，必得奴矣。」如言候之，俄有鷄子使至。告以情，求市其一。使者異之，以副鷄子與焉。將至手，鷄忽飛集於灌莽，乃往取，如果伏在其下，遂執之。言人祿位中者至多，茲不縷述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泓師

唐張敬之在則天朝，每思唐德，謂子冠宗曰：「吾今佩服，乃莽朝服耳。」累官至春官侍郎，當入三品，其子將道由歷於天官。有僧泓師善陰陽算術，與敬之有舊，謂敬之曰：「侍郎無煩求三品。」敬之曰：「弟子無所求，此兒子意耳。」敬之弟訥之為司禮博士，時有疾，甚危殆。指訥之曰：「八郎得三品。」敬之曰：「憂其疾亟，豈望三品也。」曰：「八朗今日如臨萬仞淵，必不墜矣。」皆如其言。泓復與張燕公說置買永樂東南第一宅。有求土者，戒之曰：「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，慎勿於此取土。」越月，泓又至，謂燕公：「此宅氣候忽然索漠甚，必恐有取土於西北隅者。」公與泓偕行，至宅西北隅，果有取土處三數坑，皆深丈餘。泓大驚曰：「禍事，令公富貴止於一身而已，更二十年外，請郎君皆不得天年。」燕公大駭曰：「填之可乎？」泓曰：「客土無氣，與地脈不相連，今總填之，亦猶人有瘡痍，縱以他肉補之，終無益。」燕公子均，均皆為祿山委任，授賊大官，克復後，三司定罪。肅宗時以減死論，太上皇召肅宗謂曰：「張均弟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，就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奴家事，犬彘之不若也，其罪無赦。」肅宗下殿叩頭再拜曰：「臣比在東宮，被人誣譖，三度合死，皆張說保護，得全首領，以至今日。張說兩男一度合死，臣不能力爭，脫死者有知。臣將何面目見張說於地下。」嗚咽俯伏。太上皇命左右曰，扶皇帝起，乃曰：「與阿奴處置。張均宜長流遠惡處，竟終於嶺表。張均宜棄市，更不要苦救這個也。」肅宗掩泣奉詔，故均遇害。皆如其言。（出《大唐新語》及《戎幕閒談》）

羅思遠

唐羅思遠多秘異術，最善隱形。明皇樂隱形之法，就思遠勤求而學之。思遠雖傳授，不盡其要。帝每與思遠同為之，則隱沒人不能知。若自試，則或餘衣帶，或露襟頭腳，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。帝多方賜賚，或懼以死，而求之，終不盡傳。帝怒，命力士裹以油袱，置於油榨下，壓殺而埋瘞之。不旬日，有中官自蜀道回，逢思遠於路。乘驢而笑謂使者曰：「上之為戲，一何虐也。」（出《開天傳記》）

張景藏

中書令河東公裴光庭，開元中居相位。張景藏能言休咎。一日，忽詣公，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，公曰：「餘見居台司，此何意也？」數日，貶台州刺史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葉法善

唐玄宗於正月望夜，上陽宮大陳影燈，設庭燎，自禁門望殿門，皆設蠟炬，連屬不絕，洞照宮室，熒煌如晝。時尚方都匠毛順心多巧思，結構繒彩，為燈樓二十間，高百五十尺，懸以珠玉金銀，每微風一至，鏘然成韻，仍以燈為龍鳳虎豹騰躍之狀，似非人力。有道士葉法善在聖真觀，上促命召來。既至，潛引法善觀於樓下，人莫知者。法善謂上曰：「影燈之盛，天下固無與比，惟涼州信為亞匹。」上曰：「師頃嘗游乎？」法善曰：「適自彼來，便蒙召。」上異其言，曰：「今欲一往，得否？」法善曰：「此易耳。」於是令上閉目，約曰：「必不得妄視，若有所視，必當驚駭。」上依其言，閉目距躍，身在霄漢，已而足及地。法善曰：「可以觀覽。」既視，燈燭連亙十數里，車馬駢闐，士女紛雜，上稱其善。久之，法善曰：「觀覽畢，可回矣。」復閉目，與法善騰虛而上，俄頃還故處，而樓下歌吹猶來終。法善至西涼州，將鐵如意質酒肆。異日，上命中官托以他事使涼州，因求如意以還。法善又嘗引上游於月宮，因聆其天樂，上自曉音律，默記其曲，而歸傳之，遂為霓裳羽衣曲。法善生隋大業丙子，終於開元壬申，凡一百七十年矣。寧州有人，臥疾連年，求法善飛符以制之。令於居宅井南七步掘約五尺許，得一古曲幾，幾上有十八字歌曰：「歲年永悲，羽翼殆歸。哀哉罹殃，令我不得飛。」疾者遂愈。案孔惲會稽記雲，葛玄得仙後，幾遂化為三足獸。至今上虞人往往於山中見此案幾，蓋欲飛騰之兆也。《金陵六朝記》曰：「吳帝赤烏七年八月十七日，葛玄於方山上得道，白日昇天。至今有煮藥鑪，山有洗藥池，見在。又白仲都，葛玄弟子，亦白日昇天。至今祠壇見在白都山下。又姚光亦葛玄弟子，自言得為火仙，吳大帝積薪焚之，光安坐火中，手閱素書一卷。法善盡傳符篆，尤能厭鬼神。先是高宗曾檢校諸術士黃白之法，遂出九十餘人，曾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，士女往觀之，俄有數十人自投火中，人大驚，師曰：「皆鬼魅，吾法攝之也。」卒諡越國公。（出《廣德神異錄》）

錢知微

唐天寶末。術士錢知微嘗至洛，居（明抄本居作陽）天津橋賣卜，雲，一卦帛十匹。歷旬，人皆不詣之。一日，有貴公子意其必異，命取帛如數卜焉，錢命著而卦成。曰：「予筮可期一生，君何戲焉？」其人曰：「卜事甚切，先生豈誤乎？」錢請為韻語曰：「兩頭點土，中心虛懸，人足踏踏，不肯下錢。」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給之。其精如此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胡蘆生

唐劉辟初登第，詣卜者胡蘆生筮卦以質官祿。生雙瞽，卦成，謂辟曰：「自此二十年，祿在西南，然不得善終。」辟留束素與之。釋褐，從韋皋於西川。至御史大夫軍司馬。既二十年，韋病，命辟入奏，請益東川，如開元初之制。詔未允，辟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。生揲著成卦，謂辟曰：「吾二十年前，嘗為一人卜，乃得無妄之隨。今復前卦，得非龜背乎？」辟聞之，即依阿唯諾。生曰：「若審其人，禍將至矣。」辟甚不信，乃歸蜀。果叛，憲宗皇帝擒戮之。宰相李蕃嘗漂寓東洛，一妻即黑子，嘗謂人曰：「

未有名宦。多寄托崔氏，待之亦不甚盡禮。時胡蘆生在中橋，李患足瘡，欲挈家居揚州，甚悶，與崔氏兄弟同往候之。生好飲酒。詣者必攜一壺。李與崔各攜酒。賚錢三鍰往焉。生方箕踞在幕屋，倚蒲團，已半酣矣。崔兄弟先至，生不為之起，但伸手請坐而已，曰：「須臾當有貴人來。」顧小童曰，掃地，方畢。李生至級下，蘆生笑迎，執手而入曰：「郎君貴人也，何問？」李公曰：「某且老矣，復病，又欲以家往數千里外，何有如此貴人也？」曰：「更遠亦可，公在兩紗籠中，豈畏此厄。」李公詢紗籠之由，終不復言。遂往揚州，居參佐橋，而李公閒談寡合。居之左近有高員外，素相善。時李疾不出，高已來謁。至晚，又報高至，李甚怪。及見云：「朝來看公歸，到家困甚就寢，夢有人召出城，荊棘中行，見舊使莊客，亡已十數年矣。」謂某曰：「員外不合至此，為物所誘，且須臾急返，某送員外去。」遂即引至城門。某謂曰：「汝安得在此？」曰：『為陰吏，蒙差當直李三郎。』某曰：「何李三郎也？」曰：「住參佐橋。知員外與三郎往還，故此祇候。」某曰：「李三郎安得如此？」曰：「是紗籠中人。」詰之不肯言，因雲饑甚，員外能賜少酒飯錢銀否，此城不敢入，請於城外致之。某曰：「就李三郎宅得否？」其人驚曰：「若如此。是殺某也。」遂覺。特奉報此好消息。」李公笑而謝之，心異紗籠之說。後數年，張建封鎮徐州，奏李為巡官校書郎。會有新羅僧能相人，言張公不得為宰相，甚不快，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有得為宰相，否。及至曰，並無。張尤不快，曰：「某妙擇賓僚，豈無一人至相座者。」因更問曰：「莫有判官未入院否？」報李巡官，便令促召至。僧降階迎，謂張公曰：「判官是紗籠中人，僕射不及。」張大喜，因問紗籠事。曰：「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，恐為異物所擾，餘官不得也。」方悟蘆生及高公所說，李公竟為相。滎陽鄭子，步貧窶，有才學不遇，時年近四十，將獻書策求祿仕。鄭遂造之，請占後事。謂鄭曰：「此卦大吉，七日內婚祿皆達。」鄭既欲干祿求婚，皆被擯斥，以卜者謬己。即告云：「吾將死矣，請審之。」胡蘆生曰：「豈欺誑言哉，必無致疑也。」鄭自度無因而致，請其由。生曰：「君明日晚，自乘驢出永通門，信驢而行，不用將從者隨，二十里內，的見其驗。」鄭依言，明日，信驢行十七八里，因倦下驢。驢忽驚走，南去至疾，鄭逐一里餘，驢入一莊中，頃聞莊內叫呼云：「驢踏破醬甕。」牽驢索主，忽見鄭求驢，其家奴僕訴詈，鄭子巽謝之。良久，日向暮，聞門內語云：「莫辱衣冠。」即主人母也，遂問姓名，鄭具對，因敘家族，乃鄭之五從姑也，遂留宿。傳語更無大子弟，姑即自出見郎君。延鄭廳內，須臾，列燈火，備酒饌。夫人年五十餘，鄭拜謁，敘寒暄，兼言驢事，慚謝姑曰：「小子隔閭，都不知聞，不因今日，何由相見。」遂與款洽，詢問中外，無不識者，遂問婚姻，鄭雲，未婚。初姑似喜，少頃慘容曰：「姑事韋家，不幸，兒女幼小，偏露，一子才十餘歲，一女去年事鄭郎。選授江陰尉，將赴任，至此身亡。女子孤弱，更無所依。郎即未宦，若能就此親，便赴官任，即亦姑之幸也。」鄭私喜，又思卜者之神，遂謝諾之。姑曰：「赴官須及程限，五日內須成親，郎君行李，一切我備。」果不出七日，婚宦兩全。鄭厚謝蘆生，攜妻赴任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